封面分三十九格每期每格洋五元內中縫分格每期每格洋六元 新聞中縫 價面議半格起碼

今日一張售洋二分

英租界新聞青島路七號

第三百七十八號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期中國境內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二角每月二角日本同其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指導戀愛的明燈　解決難題的秘本

戀愛問題

□兩大彙訂□　□出版預告□

女界自身的呼聲　女界密切的良友

女朋友們

□有闡揚戀愛的妙文　□有研究戀愛的方法　□有解決難題的答案　□有許多戀愛的照片　以高尚筆墨。作青年之明燈。每册定價洋壹元二角　預約祇收大洋一元

發售處　上海英租界新聞青島路七號討論文社

「女朋友們。」是女寶友們文字的結晶。是女朋友們切身之墨册。出以來。極受社會歡迎。現在第一二已均將要出版了。凡是女朋友們和關集女朋友的朋友們都不能不備册。每册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預約大洋一元

金鼠牌香煙

華成煙草公司出品

大喜烟常合算慶宴客爲相宜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信用昭著　辦事敏速　如蒙惠顧　竭誠歡迎

美女

錢炳章

西洋戲術　最著名獨一新奇術　注意

謹防無恥　冒名營業

本人肖像

各種西洋驚人曲技驚心催眠術大套魔術最新魔術戲高等書業貴府相邀地址海甯路北浙江路口南高壽里四弄三家或本公司接洽可也　敝人開設各種技術學校　本人啓

中江春菜館

西新橋畔　雲南路口

鳳凰餛飩價目

四元	四冷盆 四熱炒 二大菜 一鳳凰餛飩	足供十客聚餐
三元	四冷盆 二熱炒 一大菜 一鳳凰餛飩	足供七客聚餐
二元	二冷盆 二熱炒 一鳳凰餛飩	足供五客聚餐
壹元陸角	一冷盆 二熱炒 一鳳凰餛飩	足供三客聚餐
壹元	一冷盆 一熱炒 一鳳凰餛飩	足供二客聚餐

以上五種茶飯小賬一律奉送

鳳凰江春　餛飩每鍋一元四角　電話中央三五二八

千代洋行

鏡頭鏡箱乾片軟止明紙卡紙影戲機片藥品材料冲晒放大經售各種照相材料新年攝影是一件樂事春季旅行亦是一件樂事於春季旅行時並攝影尤爲無上樂事因爲攝影可以增進閱歷可以擴充眼界並可作春季之消遣可爲公餘之操樂且兼論家居出門常備攝影機一具可增無上樂趣本行專運各種照相用具並冲　並部備豪賜顧足能使願客十分滿意　總行南京路中四百七十號電話六零四六八支店與松路十號

老民樂門菜館

新增 和合餛飩鴨 神仙餛飩鷄 菜單列下

甲	四元	四冷盆 四湯炒 二大菜 和合餛飩鴨	足供十人聚食
乙	三元	三冷盆 三湯炒 一大菜 和合餛飩鴨	足供七人聚食
丙	二元	二冷盆 二熱炒 和合餛飩鴨	足供五人聚食
丁	一元	一冷盆 一熱炒 和合餛飩鴨	足供二人聚食

以上茶飯小賬一應在內　鷄鴨均可任客自擇

民樂菜　一冷盆 一熱炒 一湯　午餐一元 晚餐一元二角　茶飯一應在內

館址四馬路畫錦里口　電話中央五二九三

註册地球商標　男女可服補品

自來血

自來血功能補血強身開胃豐肌治虛損療瘵風行全球久著效用少年人服之精力倍增無遺精之患老年人服之氣色紅潤烏鬚潤髮婦女痛經胎產諸患服之立見效

上海五洲大藥房發行

贈送名家小說

凡附郵花十二分至本報社當即原班寄贈名家小說一册面亦索可

煙台啤酒上市

眞正國貨？味雙清

總經理上海義成公司

同孚路一一九九號電話三二一四四三

8/11/29　378

南方人的讀音

（妙人兒）

北方人、誰都知道剛硬正直、比不論那一種人來得爽氣、不說別樣、祇要聽他們的閒話、已可知一般了、南方人呢、那就狡滑了、就是說起話來、也原裝腔作花、譬如「大英大馬路」、他一定要說「大英陀馬路」、走路的「行」字就倚在「銀」字後面、一定要讀「杭」音、放在「路」字的前面、就要讀作「黑恩」了「貓撒貓屎」、偏要讀作「曼撒貓屎」、同一「大」「行」「貓」字、怎麼在沒有異樣同一的地方、偏要讀出不同的聲音、什那一種城頭上出棺材遠兜轉的呆果動、咳、南方人眞是一個惡筋好緊的人物、也是一個奇怪的人物、不過我們應該起來打倒的呢、

同命鴛鴦記

（雲翹）

趙氏子戈朋、美少年也、愉愉如好女子、寡言笑、惡女色、自督終身不娶、一日、偶遊西湖、邂逅一女、驚其豔、遂引之入家、私相綢繆、父母不知也、既而戈朋因友人勸投筆從戎、離鄉井、背高堂、僕僕風塵、跋涉萬里、某日與敵軍接觸、槍林彈雨、不可逼視、戈朋大聲疾呼、勇往直前、奮不顧身、卒受重創、仆地呻吟、氣息奄奄、同儕舁之歸、已暈去、其同伍王生、以爲死矣、即修書以陣亡報戈朋家、女聞訊、大驚、旋即吞金以殉、是時、戈朋固未死、醫療匝月、始痊、憔悴返里、人告以女郎已殉、則大慟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余縱不肖、豈敢忘情、以爲後世輕薄、定必同赴九泉、不作同命鳥、或爲連理枝也、語次、大哭、面容慘白、人咸爲之唏噓、未幾　戈朋忽失蹤、家人四出偵查、得之於河畔、蓋已含笑與女郎偕遊黃泉矣、

東瓜受刀記

●題言●東瓜、非瓜、酒王

金生之別號也、東瓜被妻刀傷、故有是記

王金生體蹣跚短小、故人咸以東瓜呼之、像其形也、娶婦劉氏、橫蠻暴戾、凶而悍、金生蚤喪父、母年高、不能禁、娶劉十年、金生受盡妻怨、而無子、忿恚交幷、商于母、娶妾吳氏、以接嗣爲名、劉氏知不能阻、憾之、娶後、與金生立約、輪流値宿、始相安無事焉、

劉氏性淫蕩、夙憎金生、不能滿其慾、遂與袁姓少年歡好、袁、金生鄰也、時至金生家作竹林遊、故得相染、金生知之、雖憾其不貞、然畏其悍、眼開眼閉而已、

今夏、天氣炎熱、金生剖瓜食、美其味、取二片親持與劉、會劉房暱有袁、拒之、金生怒曰、不食、眞弃鑿吾言矣、劉斷斷曰、我不食、與汝何涉、胡勞汝一叨爲、金生聆詞、忿然以刀揚之曰、如汝蠻橫、吾必有懲汝、劉亦憤、奪刀在手、曰汝敢懲耶、吾先懲汝、言已、力斬金生臂、金生失措、奪門出、矢曰、吾再進汝房、非人也、恨聲不絕而去、夫婦至今尚不睦云、

慈善爲懷之龐伯英

「廬逹」

提起滬上海醫生直要把人嚇得呆如木鷄、氣得上氣不接下氣因爲他們大都是不管有沒有學術、診金第一要鉅、架子比衆要大、弄得那一般家徒四壁、赤貧如洗的窮措大、都不能生病、因爲這「病」已經是屬於貴族化的了、貧人沒有孔方當然只得坐以待斃了呢咳、這是怎麼樣可憐的一樁、所以我曾經也做了好幾篇的東西、敬告過當局出來取締、定出一個平民化的價錢、使得這世界幾乎沒有貧人立足地的現在、尙有一線生命的希望、

丁仲英的高足施伯英、他的確是出類拔萃、題出衆醫的、因爲憫憐那無力求醫的窮措大、不獨耗費數年精神光陰、義務施診、爲且近來聘請了許多犧牲了一筆鉅大的金錢、在虹口東西華得路師善里設立一經濟療養所、貧病送診給藥、昨日東邀參觀、覺得佈置齊整其志可嘉、其毅可佩、因樂爲之頌揚矣、

歸里雜誌（中）

（王鏡）

太湖輪駛近無錫內河、已有小輪停侯於此、余儕乃雜於衆客中過至小輪、行李因接有行李票、自有夫役代運、八枚銅元之力、小輪開駛約二小時、抵埠、則見繁華之無錫、現於眼前矣、余儕步行入新世界旅社、闢視房既定、始至社中夫役、往太湖輪局、運取行李、余儕自行出外游覽、則見火車站距新世界不遠、甚覺乘車之便利也、是日晚餐於大慶樓、京菜館也、配味精美、招待週到、足見主任之才、先是、余儕入徽館復興園晚餐、茶役視余儕點魚划水紹興酒、以爲遠客可欺也、乃以魚頭魚脊冒充、菜上、陸岩玉書方欲下箸、余止之曰、勿食、又明以筋撥視之、聲盜喚茶役至、余詢曰、此何名、答乃魚划水、則指魚首魚脊問曰、此何物、答曰　水卽是魚頭尾、又問其魚脊何意、曰、不點清划水、稍有摻雜、罵曰、實園有光划水清划水之分乎、茶役故示驕傲、頻點其首而不語、余冷笑曰、既有光清之別、爾因何不問明顧客之意、失在爾、速易清划水來、魚首魚脊、余儕不耐食也、茶役始悻悻持魚去、須臾易清水水至、勉堪入口、余度此覆狗眼看人低、思有以懲之、謂又明曰、遲遲而飲、緩緩而食、佔一房間、故延時刻、又明笑頷首、陸嚴玉書則阻我行曰、出門人免惹是非、不必矣、余笑其膽怯、終不爲其所阻、茶役至是、方知余儕不可欺、小心伺候之形、畢露於外、小人之態、可惡亦可哂、魚將食罄、茶役詢添何菜、三問而不答、問至再四、余曰、寶店規模宏大、菜名繁多、魚划水尙有清光之分、實難點品、請以菜名單來、則照單點菜、庶免致訛、茶役未知余意、果捧一木牌至、中貼菜名單一紙、余再問曰、清划水與光划水、此單有名有價否、遲遲答曰、皆有、余乃受此菜名牌授與陸嚴曰、請君一查淸划水之價、茶役疾忙答曰、三角六分、陸嚴如未聞、細查菜單可二十分鐘、謂余曰、牌上祇有划水、價三角、無清划水之名、余曰豈無清划水、彼早已言有矣、君目力不佳、再請玉書查看、玉書又查二十分鐘、仍報無、余依然不信、再請又明查看二十分鐘仍無報、余接牌在手曰、君等目力皆不佳、余來細細查看、彼既言有、單豈無有、彼敢誑吾儕耶、茶役聞言、色露不安、佇於身傍打混曰、炒蝦仁好嗎、余怒曰、余欲一査清划水之價耳、誰欲蝦仁、茶役無奈、作哀求聲曰、請原諒、菜牌未寫淸划水之名價、余擲牌勃然曰、惡、是何言、膽敢欺蒙顧客、先言有而後言無、滑稽營業、莫此爲甚、余言時聲色俱厲、鄰舍房間之食客、與其他茶役、麕集來觀、又朋狂罵菜菜、高罵混賬放屁、叫你們賬房上來、此時衆聲明一番來付訖菜價、更至大慶樓、再點酒肴、重敘歡樂、以一晚餐而登兩家酒樓、余儕窮措大尙是第一遭也、是夜本欲觀劇、但老慶升戲院、僅一鴻雪芳稍負聲譽、而鴻伶之色藝、余儕早已賞識、因此作罷、

儒林新史

（聖敎員）

跑馬麻球

跑馬麻球、不詳其姓氏、因善跑人之馬、而又面麻、故人咸以跑馬麻呼之、爲入極陰險、又貪于食、然因于窮、恒數月不得一賞饑吻、故陽負教員之名、陰承走狗之實、蓋不爲人犇跑、即無銀錢經手無銀錢經手、則不待不能跑馬、且無麻殺其饑撈、是以無論何人、者有事而呼喚之者、彼非特毫不職怒、且如奉專制時代帝皇之聖旨然、有唐君者、麻球之同事也、因求得某名人所書之楹聯、欲裱出而備新年懸掛、事爲麻球知、以爲此大好生意、錯過之、豈不可因、因不待唐君之開口、即語之曰、「唐先生要裱對、我替你去、惜爲叫茶房去、弄壞了是來不的、」唐君初不知麻球慣於跑馬也、因而言之有理、即曰、『這裱勞先生的駕了、不過少則七日、多則十日就要的、」麻球亟曰、「大家自己朋友、不要客氣、那裏要這麼許多日子、我看起來三天也就夠了、」於是即將裱件挾之而出、未數日即回曰、「四天可以有的、裱工請唐先生先付給我吧、省得到了日期、要忘記、」豈知此一裱也、至今六年、不特表工完全犧牲、即　件亦無珠還之望矣、由此可見麻球跑馬之工、而口之饞矣、

待兒艷名錄

（二呆）

常州龐某、有婢名馨姐、足微跛、盲一目、人皆以莫母呼之、顧馨服事勤勞、頗得主人歡、會紅羊亂作、湘贛諸省望風而靡、未幾、金陵大營潰、總督何清桂棄城而走、常州亦一夕數驚、龐妻曰、賊且將至、將奈何、龐曰、聞君子不降賊、忠臣不易主、賊至何耳、妻曰善、然則坐而死、不如戰而死、請散家資、募義勇、助官軍禦之、勝則生、敗則死、何如、龐如其言、集壯丁五百人、守東北城、不數日、賊果大隊至、圍城猛攻、至四月初六日、城陷、龐某自刎死、妻泣指其子家純謂馨兒曰　主人既以身殉節、吾亦義不獨生、惟茲一塊肉、觸人寄託、汝若念主人之德、乞善撫之、言訖、仰藥而死、馨遂繫家純於背、以帛布蒙之、乘夜從水關下逃出、將幞被靖江、傭於某富豪家、得資以養家純、至咸豐十年、曾國藩克常州、馨遂攜家純還常、就某寺破廊下居之、時家純已八歲、乃教之讀、及長、有文名、執教鞭者二十餘年、某翰林等皆出其門焉、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君子人歟、君子人也、如馨姐者、一婢耳、受命於亂離之際、得全於千里之外、育之教之而使成名、求諸男子尙難、況婦女哉、

萬家佛婆

（鶴隱草廬主）

前漢口新聞界名記者喩血輪、操觚京滬漢上、近十餘年、極爲努力、近來厭棄新聞生活、忽然投筆筮仕、任應山縣縣長、到差以來、百廢俱舉、其夫人鄭昭度女士、隨之赴運、所有關於民衆運動之事、鄭女士罔不竭力襄助、前日該縣舉行禁止婦女纏足大會、鄭女士親至民間、挨家諷告勸告、雖窮鄉僻壤、亦必親歷、鄭女士舌妙蓮花、辯才讜礙、翩翩風度、和易近人、一時爲勸之醒者、頗不乏人、應山婦女界嘗有不少的脫離纏足、杜楷者、昔人頌循良官長爲「萬家生佛」、茲應山婦女遇此好官太太、當稱之爲「萬家佛婆」矣、

記某義校募捐事

（灤滿生）

閘北中州之路、咋忽來二少年、一洋服、一中裝、丰神奕奕、衣服麗都、挾革囊、持捐冊、叩門入某甲室、傲然高坐、毫不客氣、甲怪之、詢故、洋服少年出名片一、中印「陳口藝」三字、上款爲「口口義務學校校長」、下款爲校址、復聲言該校邇來求學者日衆、擬擴充校舍、奈經濟不敷、故登門求助、甲始明其眞末、但今人心不古、世風日下、欺騙之事叢生、偶一不愼、輒墮其彀、雖該校言、鑿鑿、然該校址遠在南市、募捐本舉、止浮滑、出言誇張、甲、疑之、斬不許、二少年更力請、絮聒不休、强甲寫寒雲煲翁一頭、不應、請減半、未允、更減至小洋一角、甲以數微、允之、少年大喜、擊收條、傾銅元十九枚去、又入乙家、亦如其言、但乙頑固而吝、以其無禮若是、意良不懌、遂却之、少年請乙隨意樂捐、又勃前法强索、乙不之理、少年計竭、久坐不去、最後竟破口大罵、甚至斥乙爲亡國奴、乙以其橫無理、猖獗若是、欲鳴警捕之、以遏曲直、始抱頭鼠竄去、

春纖

春纖姓喬氏、原名秀秀、幼喪父、其母紡績以養之、泊長、慧而豔、未幾、母卒、其叔掠市於燕北娼家、合肥李相國一見悅之、納爲簉室、寵擅專房、一日、李置酒宴客、命出侑酒、彭城某公見其腰圍度小、戲謂曰、汝能舞否、答曰、能、遂命侍僕鋪猩紅毯、展袖而舞、飄然如柳枝迎風、某大激賞、笑問何名、曰秀秀、某曰太俗、李請爲易名、某遂書春纖二字與之、未幾日、韓之役起、袁世凱狼狽逃回朝、李謨國於朝、李甚恐、徬徨終日、春纖曰、夫袁之所恃者、榮祿也、榮之所恃者、太后也、盍往白諸后、則位不搖矣、李從之、乃免於譴、後李卒、大婦虐之、春纖仰藥殉焉、